

078_嘔吐頌：(華嚴經疏懸談-第三門-2013_04_28)

啊，這個因緣很殊勝的，就是這個，那個寫了錯很多字，他們誰能會看的都給他們可以給他們一本看著。

這是在民國三十五年(一九四六年)，秋天的時候，我們在天津到上海武昌去。在這個時候我們坐船去呀，這個船呢，幾幾乎在水裡翻了，翻了，這船上在家人有一百多人大約是，我們出家人呢，有十四個，在這個船上啊，幾幾乎在那海裡都呀，爲餵了烏龜，啊，這一百多人，連十四個出家人呢，啊，都要幾幾乎被烏龜給吞到肚裏去！

那麼當時啊，我因爲吐的很厲害的，把口裏的苦水都吐，肚裏頭的苦水，不是口裏頭的苦水，肚裏邊的苦水呀，因爲受委屈受的太厲害，所以苦水很多；那麼這一下子把苦水都給吐出去。那個船呢，當時往起，前邊往起一抬，有十幾丈那麼高；往下一扎，有十幾丈深，那麼這麼合計起來，一高一低就二十幾丈，這個船呢，啊，在上邊你根本就不能站著；所以就我吐的很厲害！那麼就寫了一首偈頌。

這個偈頌呢，我以前曾經教過你們，這個果前向這個雜誌上寫，他寫錯了。那麼他這寫錯，也都是很好的，因爲他也不懂中國，不懂中文呢，就學三、四年的期間，也不是天天學，那麼他寫的還算不錯，美國人寫中國字啊，這算，也算不錯了。但是不錯，就錯了；不錯，又錯了，這是叫錯中錯。

那麼這個偈頌怎麼說的呢？我不要看，我現在還記得，你們我若念錯了，你們可以這個告訴我。這「結伴南行十四僧，鬚子長老沙彌青；碧海接天天萬里，黑波逐浪浪千重；法降妖邪舟未覆，輪逢聖助嘔方寧；喜抵滬海除饑渴，武昌正覺寶螺鳴」，對不對？我讀沒讀錯吧！讀錯一個字我又改過來，是不是。

「結伴南行十四僧」，那時候我們十四個出家人，十四個出家人呢，就有大約有十二個比丘，十二個比丘啊，當時就有十一個半，十二個半，啊，他都輕看我；所以說那個沙彌青啊，納各青字，也可以用那個輕重那個輕；當時十四個出家人，就有十二個半呢，輕看我，看不起，啊，一看，這個又窮又不會講話，啊，一天到晚也不會說一句話，他們都輕看。

所以叫「鬚子長老」，不是鬚子比丘，這鬚子長老啊，也可以說這個長老好像紅鬚子那麼厲害，人家有錢他都要，要到他手裡去，所有的出家人誰有錢都要給他，就像個紅鬚子似的(東北土匪俗稱紅鬚子)。也可以說，這

長老啊，鬍子很長的，這鬍子有這麼長，有這個五十多歲，所以這鬍子長老。

「沙彌青」，沙彌呀，這個青啊，也可以講的通；但要啊，若是用那個輕慢的輕啊，更好！這個沙彌都是年青的，他也輕看我，那麼有十二個半呢，人都輕看我。怎麼十二個半呢？這十二個半，我去是一個，這剩十三個是不是；十三個呢，我拿那個那沙彌有一個他十一二歲，拿他當半個，拿他的師父呢，當一個半，所以這合起來是十三個，啊，沙彌青，他輕看我。

在那時候啊，在那個黑海裡頭，黑海洋，本來從天津到上海呀，大約三呢，四天就可以到了，我不確實知道，有坐過船從天津到上海，用多少時間是會知道的。我們在那黑海洋呢，那個風颳的這個船就在那轉，不能走，在那個地方啊，大約停止有七、八天。所以船上只帶三天用的東西呀，都吃光了，所以出家人也沒有什麼東西吃；所以那個時候啊，啊，這個這種啊，情形啊，啊，是說不出來那麼苦了！又寒又冷，又沒有東西吃，在船上，啊，又這個船又要翻那個樣子，啊，當時啊，是那種苦啊，只可以身歷其境才知道，旁人不知道的？

那麼這叫啊，啊，「碧海接天天萬里」：這一望啊，天萬里啊，看不著那個邊涯，天萬里。「黑波逐浪」，那黑波呀，黑色的像墨水那麼黑，啊，那個地方，逐浪，一個浪跟著一個浪跑，那黑波逐浪；「浪千重」，千重，不止千重，恐怕萬重，萬萬重都多。

啊，「法降妖邪」，這個用佛法來把這個妖邪給降住了，這個舟啊，這個船才沒有翻，「舟未覆」；啊，「輪逢聖助」，這得到啊，這一個諸佛，菩薩，聖人呢，來呀，保護，幫助；啊，「嘔方寧」，嘔吐了之後，覺著沒有什麼事情了。

啊，「喜抵滬海」：那麼以後啊，在這個大難不死裏頭，王八精沒有給吞去的時候，啊，這個船也到上海了；「除饑渴」，到了上海也沒有饑，也沒有渴了。啊，「武昌正覺寶螺鳴」，那麼以後到武昌啊，正覺寺啊，他們這個迎接我們這個人呢，又打鐘，打鼓的，又擊大法鼓，吹大法螺啊，這叫寶螺鳴。這是啊，前幾年這麼一個這叫嘔吐頌，因為嘔吐了，以後寫這麼幾句話。

那麼這幾句話這個果前寫到雜誌上了，字都寫錯了，那麼現在幸虧呀，我們這來這位這個謝教授，告訴我，說有一些個錯字，若他不告訴我根本就不知道的？因為根本我就沒看，有沒有中文呢，並且這個雜誌是個英文的

雜誌，有幾句中文呢，我也沒有時間來看，那麼你們以後啊，往雜誌放的中文呢，也應該寫出來先給我看一看；我看一看，我看之後就不會有這個錯字，啊，你不給我看，哎，就會貽笑大方，這個謝教授不會笑我們；但是啊，不是謝教授就會笑！